



論如何爭取學術獨立

齊思和

現代立國的重要條件，不僅是人民、領土、物產與政治組織等等而已，此外還必須有大批的專家，獨立的學術。因為實際支配現今人類命運者不是各國行政的首腦和各國的人民代表，而是那些專家和技術人員。我們都知道：現代的戰爭實在是那些機器匠們在那裏比武，科學家們在那裏鬪法。短波偵查器控制了德國的潛艦，原子彈解決了日本

的命運，科學技術對於決定勝負較任何其他因素為重要。豈只戰爭而已，近代的經濟政治社會問題，其解決之關鍵，那一件不是操在專家之手呢？專家不夠，雖有廣大的領土，豐厚的物資，衆多的人民，也不能充份地利用。中國的自然環境，本來具有強國之條件，然而現在鬧得一團糟，原因自然很複雜，但是學術的落伍，專家的不夠用，以致「貨棄於地」，至少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外人以為中國官僚們的大毛病是既貪污又無能，無能自然是因為知識不夠，即貪污也何嘗不是因為民智過低，以致工商業不發達，想發財的人都擠入政界所致（此與外人之想發財者入工業界，想賠錢者入政界，恰恰相反）若生產業發達，想發財的人

都棄政入商，則貪污問題至少可解決一部分。所以說，中國現在事事落後的原因，主要地仍在知識落後。我們要解決現在的問題，要提高國際地位，非先要爭取學術上的地位不可。

直到現在，我國仍以使青年赴外國留學為訓練高等專家的唯一方法，在現今學術落後的環境裏當然捨此也沒有更好的方法，但是我們若對於國內的教育制度不加以改良，不與留學回國的專家們以繼續研究的機會，他們不但不能繼續研究，而且他的知識不久便會落伍。照這樣下去，中國的學術永遠是處於被動的地位，永遠趕不上外國。試問以這落後的知識，少數的專家，如何希望國家躋於強權之林呢？所以我們不但需要好的專家，並且需要大批的專家。我們不但要趕上國外學術界的新發展，我們更要自己能創造發明。學術本來是無國界的，我們所謂學術獨立者，即要由接受的地位而爭取領導的地位的意思。

我們如何纔能得到學術的獨立呢？在這方面，我們無妨參考美、英、蘇三國的前例。此次大戰之後，歐洲瘡痍滿目，喪序榛蕪，已經失掉了學

術中心的地位。美國現在所以能臻於極富極強的地位，不但是因為地大物博，政治清明，產業發達，並且因為她擁有最優秀的科學人才，最大多數的技術專家。戰後的英國雖已沒落，但是仍有光榮的傳統，優秀的人才，故仍能列於強國之林。蘇聯本來是學術落後的國家，因之生產技術也落後。自史達林當政以來，吸收大批外國技術人才，提倡科學研究，俄國的學術遂突飛猛進，所以能夠戰勝強德。這樣看來，三國所以能成爲三強，實在有牠們的學術背景，決非倖致。三國本來都是學術落後的國家，牠們爭取學術獨立的過程頗足供我們參考。

三國的學術傳統，自然以英國的較爲古老。但是歐洲文化的策源地一向是在大陸，英國孤懸海外，接受風氣較晚。近代西洋幾個大文化運動，如文藝復興，宗教革命，理智主義運動，都是先起於大陸，後波及於英倫。至十九世紀，德國學者開始以科學的方法研究窄而深的問題，蹊徑獨闢，創獲最多。德國的學術遂稱霸歐洲，震撼全世。哲學家如黑格爾、叔本華、尼采；史學家如尼卜、阮克、蒙森；語言學家如哥里木；法學家如薩威尼；地理家如拉塞爾，皆是獨立宗派的權威，聞名全世的學者。至於美術、音樂、自然科學，更是德國人的拿手好戲，益非他國所能望其項背。當時英國的學術界故步自封，遠較德國爲落後。所以劍橋大學皇家近世史講座教授西來（J. P. Stow）氏於一八六七年，發表了一篇著名的講演，指出當時英國大學教育的缺點。他說：

牛津劍橋在大陸上的名望很低，外國人都說兩大學對於科學與學術皆無貢獻。

我們無論如何爭辯，不能不承認牛津劍橋的研究工作遠不如德國大學的方法好，成績大，專家多。我們雖然也擁有幾個名人，他們的名望可以和德國最偉大的學者相比，但是我們絕沒有德國那樣多的專家從事於自己部門的研究，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也是很可惋惜的事實（見西來論文集，頁一九八，此書係一八七九年出版。）

由當時英國最偉大的史學家的這段話裏，我們可以看出在十九世紀中葉，與德國相比，英國的學術是何等落後。何以落後呢？西來氏指出：有的人以爲英國民族不及德國優秀，又有人以爲英國學者的精力大半用在指導本科學生方面，無暇作專門研究。西來氏以爲第一說無事實根據，而第二說則頗有道理。在當時英國的大學中，導師與講師們都全力來教書，根本無暇來研究，只有教授們較有閒暇，所以教授們的研究成績也較多。但他們的數目是非常之少。再則德國大學中科目分得細，教授們所擔任的只是專門範圍。英國的講師中間沒有分工，大家都擔任些普通課程，而且常常更換。譬如專講經典文學的人，今年講柏拉圖，明年講塞西羅。換來換去，毫無進步。而德人則一人用一生來講亞里斯多德，所以能成爲專家，成爲權威。據西來氏看來，研究成功的必要條件是：（一）研究能力，（二）窄狹範圍，（三）有研究成績者在名譽和金錢上所得的報酬。英國大學對於有成績的人和沒有成績的人一律看待，那能希望英國的學術趕上德國呢？

西來氏的講演在當時發生了很大的影響。以後英國的大學制度和作學問的方法，逐漸仿照德國的辦法，大加改革，至十九世紀末年，英國的學術也漸漸地獨立起來了。

英國學術能夠獨立是十九世紀末年的事，而美國則直至第一次大戰之後，學術纔漸漸能夠獨立。美國最初的大學僅有本科，其目的不過在培養作牧師或法官的人材而已。有老深造者，多赴英國留學，到了獨立以後，英美間的感情非常冷淡，至一八一二年英美間又有一次戰爭，兩國間的感情愈加惡劣，這時適值德國學術稱霸全世，美國學子紛紛赴德留學，這種風氣至南北戰爭以後，有增無減。到了一八八〇年，美國在德國的留學生的數目達到二千人，美國的大學中充滿了留德歸來的教授。譬如在一八八七年約翰霍布金大學的五十三位教授中，沒有一位不是曾經留德的。德國的博士學位，幾乎成了美國大學教授必需的資格了。德國的學風對於美國的學風有莫大的影響。美國的留學生在德國學到了專門研究的方法，細心治學的精神，回國以後也如法泡製，創設研究院，提倡選課制度，造就高深研究人材。於是美國在學術界漸有地位，至上次大戰後，在各方面都可與歐洲並駕齊驅了。

蘇聯在學術上稍有地位更是近年來的事情。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俄國雖然產生了幾個大文學家，但在其他方面，並無地位。史達林執政以後，積極延攬外國技術人材，提倡高深研究，蘇聯學術進步一日千里。到了現在，不但蘇聯在科學方面卓有成績，即在社會科學方面，考古方面，也有驚人的貢獻。

以上所述英美蘇三國爭取學術獨立的過程，極足供我們的參考。美國當十九世紀中葉所行的留學政策，正相當於我們現今的階段。西

來氏所述十九世紀中葉英國學術落伍的情形，更是中國現代學術界最好的寫照，而蘇聯於最短期間，迎頭趕上，尤足為我們取法。

但是我們的學術界較十九世紀中的英美學術界尤感困難的是嚴重的經濟問題。記得胡適之先生於去年中央研究院評議會開會時曾說：中國當前學術界最大的困難是經費不足。我們學術界並不是沒有人才，但是經費不足，學者們啼飢號寒，研究工作無從談起。給我們充足的經費，十年之內必能趕上外國（大意如此）。這真是一針見血之言。我們在學術上本來有光榮的過去，良好的傳統，可見我們有做學問的素質。並且我們也有少數舉世聞名的學者，足徵我們本是能作近代科學研究的。無如經過八年抗戰，國家元氣大傷，學者們本來是最不能適應劇烈變化的人，於是顛沛流離，所受到的摧殘實較他界為尤甚。勝利以後，各大學雖陸續復員，但是教授們仍在飢餓線上掙扎，啼飢號寒，室人交謫。在這種狀況之下，試問研究工作將如何談起？並且研究工作不是赤手空拳所能作的，需要儀器，需要圖書。政府對於教職員的待遇尚時有改善，而對於各學術機關的經費所與的更少，甚至有的機關的經費連水電錢都不夠。在這種狀況之下，如何談到添置設備？設備不完，研究工作自然受到莫大的阻礙了。

所以要求學術進步，必須使學者們有能夠維持生活的待遇，學術機關須有能夠添置設備的經費，這自然是起碼的條件。但是如果有了充足的經費，我們便能有優越的研究成績嗎？事變前大學教授們的待

126258

遇相當地高，生活並不成為問題，但是有研究成績的，也限於極少數的教授們。可見增加經費之外，我們的大學教育制度也頗有改進的必要。我們現在的大學制度頗和西來氏所描寫的十九世紀中葉的英國相彷彿，是以教書爲主的，並不是提倡專門研究的機關。此種制度不改，學術研究難望進步。本來中國之所謂大學，僅能比得上美國的學院（College），還夠不上美國的大學（University）。大學與學院最重要的分別，在美國學院是以造就本科學生爲主的，而大學則注重研究生的訓練。美國最著名的哈佛大學最初也稱哈佛學院，專門訓練本科學生，授與學士學位和碩士學位爲止。到了十九世紀，創辦了許多研究院，遂改稱大學，而本科則至今仍稱哈佛學院。大學的目的是在提倡高深研究，培養專門人才。美國已故芝加哥大學校長哈波說得好，「大學的任務：研究知識第一，教授知識第二。」各著名大學皆有完善的設備，教授們教書的工作很輕，有充份的時間來從事研究工作。而且他們在學校的地位，完全靠他研究的成績而升級。沒有成績的教授，不能升級，甚至不能留校。在這種督促之下，研究遂成了大學的風氣。反觀我們的大學制度，仍像十九世紀中葉的英美大學，以訓練本科學生爲主。幾個比較大一點的大學雖有研究院的添設，也是草創伊始，僅爲大學的附庸，與美國的大學以研究爲主的，並不相同（美國有的大學如芝加哥正計劃着停辦本科，專辦研究院，本年哈佛大學全體學生共一萬二千人，本科生僅五千人。）教授們的時間既然大部用在教授本科的入門課程，研

究工作不過儉閒爲之而已。在此狀態之下，自然難希望有卓越的成績。並且中國大學裏對於教授們的升遷待遇，多半依照年資，很少考慮到個人研究的成績。至於政府雖予教授們研究費，大家認爲這不過是一種生活津貼，真拿這錢來作研究的人不甚多，而且數目有限，這點錢連買稿紙都不夠，那談到研究？

所以我們如果要提倡專門研究，必須擴充大學研究院的組織。以前專靠外國替我們造就高級專門人材的辦法，不但太不經濟，而且長此以往，我們的學術永無獨立之一日，永遠是處在被支配被領導的地位。況且有的科目如中國文學之類，也決不是專在外國留學能夠得到高深訓練的。我們的研究院正在萌芽時期，但如過去的清華的國學研究所在王靜安梁任公諸先生指導之下，已經有很好的成績，該所的卒業生已經成了現今國學界的主幹。此外如北大的國學研究門，燕京的哈佛燕京學社，都造就了不少大學師資。幾個規模較大的大學如積極地在研究院方面發展，一定會有良好的成績。

一提到研究，當然有人會想到國立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這兩個研究院，自然都很有成績，但若以爲有了兩個國立研究院，大學教授便可專作教書匠，卻是極危險的政策。教書和研究是不能分開的，教書而不研究，其知識必落伍，結果書也教不好。當然有人可以說，國立研究院之所以創立，即因有些大學教授，毫無研究能力。我並不否認在現今大學中，能作研究的人，尚限於少數。因此我主張要積極發展大學研

究院，研究院的導師可以少擔任普通功課，多用時間來自己研究，並指導研究工作，而且導師必須由有研究成績者充任。減少他們的教書責任，提高他們的待遇。高深的研究工作，便可以開始了。

有了適當的人材，豐厚的待遇，我們還不要忽視西來氏所說的第三個條件——即專門的範圍。誠如西來氏所說，要想對一問題作徹底的探討，非限制範圍不可。教授擔任的功課不要太多，而且不要常換。在外國一教授擔任一門功課，往往至數十年之久，所以會有深刻的研究。在中國有的學校便不然，有一位朋友在某校任教三年之中，並未擔任

過相同的功課，試問這如何會有成績？而且近來出版界的風氣，通論一類的書，頗為盛行，而專門著作幾如鳳毛麟角。若要學術進步，則非提倡專門研究，放棄鈔集工作不可。

總之，中國人是能作學術研究工作的。假若政府和社會能夠寬籌經費，學校當局鼓勵研究工作，提倡研究風氣，我們的學術界在最短期間不難由被動的地位走上領導的地位。學術能獨立，民族纔能得到真正的獨立。

新兒童世界

最理想的兒童課外讀物
最新出的小學補充教材

本刊內容分生活指導，科學知識，社會常識，音樂戲劇，體育衛生，勞作遊戲，美術照片等。特別注重養成兒童的（一）科學興趣，（二）生產技術，（三）勞作習慣，（四）創造能力。文字淺顯，印製精美，是最合理的兒童讀物。

第一期要目

- 兩兒童節的動靜
 - 兒童報的復刊
 - 兒童的生日
 - 兒童的春望
 - 兒童的二年黃瘦
 - 兒童的窩高
 - 兒童的狗夢
 - 兒童的白貓
 - 兒童的鳥類
 - 兒童的沒有
- 紹洗嚴陳百洗賀一孫章箕黃霽惠童力景沈倪舒重易
英百樺吹英宜芬華香青嵐人友
天告界詩獻生新望
界世童兒我
界世童兒新
界世童兒第
界世童兒又
界世童兒比
界世童兒我
界世童兒手
界世童兒製
界世童兒鳥
界世童兒們

每冊實價二元

商務印書館發行